



■本报记者 曾毓慧

8月30日下午，暑气渐褪，一抹残阳斜挂于天际，潺潺流水蜿蜒着从草地穿过，在海南大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鹅炸河管护站远处汇成了一个小水湖，不时可见三五成群的海南坡鹿从水湖旁的灌木丛里踱步而出，在草地上追逐嬉戏，或是在湖边饮水。

当天，海南日报报业集团“走进国家公园，探访热带雨林”全媒体采访团成员来到位于东方市的大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鹅炸河管护站，试图走近这群“雨林精灵”。

圈一片地 给坡鹿一个“家”

和谐的“坡鹿饮水图”，是采访团成员在管护站里通过望远镜看到的一幕。

“别看它们啃食草料的样子很温顺，其实它们很警觉，每吃两三口就会抬起头来观察四周，一有动静就马上飞奔远去。”今年已45岁的汤表义是鹅炸河管护站站长，在这里工作已24年。正当他向采访团成员介绍海南坡鹿的习性时，也不知灌木丛里有什么动静，原本正在“优雅”啃草的几只坡鹿突然一下子疾走狂奔，即便是遇到数米宽的沟壑或是灌木丛亦能一跃而过，最后分散躲进了不远处茂密的丛林里。

顺着海南坡鹿的蹄印，汤表义带着采访团成员向鹅炸河走去。汤表义介绍，在海南，东方市的气候较为干燥，雨水相对较少，此前，鹅炸河旱季缺水甚至断流的难题，曾长期困扰着海南坡鹿、豹猫、野猪以及不少珍稀鸟类的生存与繁衍；直至20世纪八九十年代，政府部门群策群力，从不远处的海南第二

大水库大广坝水库引流至鹅炸河，鹅炸河才有了源源不断的活水。自此，坡鹿、豹猫、蟒蛇等珍稀野生动物也将河床周边当成了各自的栖居乐园。

海南坡鹿与大熊猫等同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从外形来看，坡鹿与梅花鹿较为相似，但体型比梅花鹿略小，公鹿都长犄角，但不同于梅花鹿犄角向后弯曲，坡鹿犄角在朝向前弯曲构成眉杈状之时，还与犄角主枝连成一个大角度的弧形。

数十年前，东方大田周边的海南坡鹿遭到大量猎杀，再加上人为干涉生境，海南坡鹿一度濒临灭绝，最低谷时，生存数量仅不足百只。

在大保护区当管护员将近20年的苏兴雄说，幸运的是，20世纪80年代，大田坡鹿保护区就被列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占地面积1310公顷，有关部门也在该保护区周边筑起了数十公里的防护栏杆，并陆续安装了监控等设备，“大田坡鹿也有了较好的生存安全保障。”

仿野生管护 期待“精灵”回归自然

在围栏保护之下，海南坡鹿依旧要面临不少的“天敌”。“蟒蛇、野狗、豹猫等也会袭击海南坡鹿。”汤表义介绍，在过去10多年时间里，至少有近百只坡鹿遭到蟒蛇绞杀。“客观来说，海南坡鹿现今生存的这片保护区，在层层防护网及监控设施的保护下，就是一片‘生态孤岛’。”在海南大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副局长余法升看来，保护海南坡鹿的意义，并不是让它们安逸地繁衍到多少数量，而是要让它们学会适应仿野生的栖居环境，以便再寻找合适的时间与空间，将它们完全放归自然。

“我们需要人工干预为它们增加食源，让它们在仿野生环境下学会觅食与生存的技能，但我们从不主动投食。”汤表义说，每逢雨季，位于保护区里的一些大型灌木丛就会疯狂生长，容易吞噬海南坡鹿颇爱食用的象草与柱花草等，为此，管护员及时砍除与清理灌木丛，以便腾出更多的草被，并补种了上千亩的象草和柱花草，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海南坡鹿的“粮食”问题。

(本报大田9月4日电)



猴猕岭省级自然保护区

2004年建立，位于海南省东方市境内，与昌江、乐东交界

总面积为12215.3公顷

是一个以森林生态系统类型为主保护对象的自然保护区

雨林保护

2003年，296只海南坡鹿迁移到猴猕岭，猴猕岭林场坡鹿管护站从此多了一重“身份”——

深山守鹿人

■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 谭琦

环绕四周，植被看起来并没有什么区别，低头看脚下，满是枯叶的林地找不到路的痕迹，再一抬头，已经不知道何时走到山谷之中，脚下遍地长满青苔的石头，好几次都滑了个踉跄……这段穿行于密林间的山路，是猴猕岭护林员巡山的必经之路。

“如果山路从简单到难分为1分到5分，这段路在你心里是几分？”近日，海南日报报业集团“走进国家公园，探访热带雨林”

全媒体采访团跟着猴猕岭护林员巡山，不多时，已挂着登山杖气喘吁吁。

“0分。”走在最前面开路的猴猕岭林场坡鹿管护站副站长顾圣初回答：“这已经是最容易走的路，就像走在平地一样。”

行进了近20分钟，不断向上的坡路让采访团望而却步，只能原路返回。

猴猕岭是海南第三高山，猴猕岭位于东方市境内，与昌江、乐东交界。猴猕岭自然保护区在大广坝水库深处，由于水库相隔，这里与外界只能靠船通行，从东方市市区出发，要经过约2个小时的车程，再换乘船近30分钟，才能到达，是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中较为艰苦的保护区之一。

当采访团乘船来到保护区时，几名骑着摩托车的护林员已经在岸边等待。“要到猴猕岭林场坡鹿管护站，还有一段山路要走。”同行的海南省猴猕岭森林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勇告诉记者。

在山路的尽头，一座藏在林中白色外墙的两层小楼就是猴猕岭林场坡鹿管护站。管护站有13名护林员，负责保护区3.2万亩林区的巡护工作，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海南坡鹿是猴猕岭林场坡鹿管护站护林员重点守护的精灵。

2003年，296只海南坡鹿从大田自然保护区迁移到猴猕岭，并建立了野生种群，这里的护林员也从“守山人”变成“守鹿人”。

陈勇是猴猕岭的第一代护林员，



猴猕岭自然保护区护林员在巡山。

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 韦茂金 摄

“走不完”的巡山路

■见习记者 王迎春

“你们先坐着！”近日，记者抵达卡法林场三旦管护站时正逢中午，站长郑霖刚回到管护站，将摩托车停在院子里。长时间的巡山曝晒让郑霖的肤色变得黝黑，却也因为这份油亮显得别样精神。

卡法林场是海南省11个天然林保护工程之一，位于乐东黎族自治县的东部，管护面积24.3万亩。林场共有三旦、抱隆、潭培、志向、五指山毛道等管护站。包括郑霖在内，三旦管护站共有12位护林员。

当天，应记者的请求，郑霖带着记者走了一段巡山路。

山路崎岖，时有泥泞，但郑霖却练就了在山路“驰骋”的好车技。眼前出现一个急弯，郑霖轻踩刹车，把好车头，稳健地当地转了过去。巡山的这条路，他日复一日，已经走了16年。在他心里，装着一本“路书”。

不只是郑霖，三旦管护站的护林员都是如此。管护区域人迹罕至，这群森林卫士用摩托征服崎岖，用脚步丈量大山。

将摩托停在平缓处后，难行的路才刚刚开始——山高林深，草木丰茂，许多路段，是护林员们一步一步走出来的。

“现在已几乎没有私自进山盗伐的现象。”一路艰难前行，郑霖告诉记者，1998年封山育林后，林场炸毁了前往采伐区的路，断了绝大多数盗伐者的心思，“因为将木材运下山实在太难。”

不过，护林员的工作并不会因此变得轻松。“巡山时，我们还要注意是否存在野外违章用火，观察森林的病虫害疫情，监测侵占林地、伤害野生动植物的行为。”郑霖说。

考虑到巡护区域过大和安全因素，护林员往往三两结伴而行，分东南西北多条线路进行巡护。

“巡山需要耐力也需要速度。进山时带足一天的干粮，快走细看不停歇，

几乎与海南坡鹿同时到达保护区。“那个时候保护站还没建起来，我们只能用几块木头铺成床，到3公里外的水库滩涂打水喝，大家轮流巡逻。”陈勇说，交接海南坡鹿的时候，大田保护站的护林员告诉他，坡鹿栖息在海拔200米以下的滨海平原、台地，低缓丘陵的稀树草原、灌丛草地，不会游泳，从不进入山区活动。但海南坡鹿在猴猕岭的活动范围，却让陈勇大跌眼镜。

一次在水面的巡逻中，陈勇隐约看到水面上有一对鹿角。“把船开近一看，是一只海南坡鹿在水里。”陈勇说，海南坡鹿在水里浮出头和背部，前腿在水里不停地往后交替摆动，已经游出岸边近百米。随后，在山上的东河镇苗村村民也发现了海南坡鹿的踪迹，隔着大广坝水库的40分钟船程的布温村也发现了一只海南坡鹿。下水的海南坡鹿越来越多，管护站甚至还组织了专门的水上救援人员，专门捞起下水的海南坡鹿。

在管护站4年的时间里，陈勇见证了海南坡鹿在猴猕岭自然繁殖发展到千余头，最多一次曾见到近200头海南坡鹿在滩涂上喝水。但这样的景象在近些年却难得一见。

“捕猎的现象较多，每周2次的清山行动中都能发现捕猎的夹套。”猴猕岭林场坡鹿管护站副站长符旭红打开管护站里的储物间，里面装着从2019年至今巡护中发现的超过200个捕猎用的夹套工具。原以为隔着水库和大山，捕猎的现象会有所减少，但周边的村庄因地理位置偏远，世代以打猎为生，夜间的捕猎让护林员很难完全防范。

符旭红最近一次看到海南坡鹿还是在去年的12月，5头海南坡鹿在管护站200米处的滩涂上喝水，没过一会儿，又躲回猴猕岭的密林中去了。符旭红希望，海南坡鹿的种群，能随着海南国家热带雨林公园体制试点建设的推进，在猴猕岭延续壮大。

(本报猴猕岭9月4日电)

才能在当天黑之前安全下山。”一同上山的护林员罗永青大步流星地走在前头，他见记者有些体力不支，便和郑霖在视野开阔处挑了块岩石坐下。

遮天蔽日的密林下难有通讯信号，偶尔开到高处才能勉强寻得，所以护林员巡山期间基本和外界“失联”。对于他们而言，最惬意的事情，莫过于在负氧离子充足的“天然氧吧”里歇歇脚，感受来自大自然的凉爽馈赠。

“海南的山，是要自然生长的。”和许多护林员一样，郑霖是“转行”的林二代”，自2000年卡法林场天保计划实施后，就成了护林员。每个月至少在管护站工作22天，站已成了他的家，对于这片山林，他有着难以言说的感情。

蝉鸣四起，山风轻拂。郑霖将漫山遍野的绿尽收眼底，感受着渐浓的凉意。片刻后，继续走上巡山路。

巡山护林没有终点。这条已经走了16年的路，郑霖还将继续走下去……

(本报抱由9月4日电)



大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成群的海南坡鹿。吕振 摄



编导 李梦瑶
摄像、剪辑 韦茂金
《鹿途向自然》相关视频报道